



[英]迈克尔·劳伦斯 著
王峰 李一飞 译

倒霉马桶

DAOMEIMATONG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●在“BBC7’s广播秀”
中每日连播
中英销售过百万册
全英乐翻天



倒霉马桶

DAOMEIMATONG

[英] 迈克尔·劳伦斯 著
王婧 李一飞 译



YZL10890114880





The Toilet of Doom

Text © Michael Lawrence 2001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China Children's Press & Publication Group 2009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倒霉马桶 / (英)迈克尔·劳伦斯著；王峥，李一飞译。
—北京：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，2009.9
(活宝三人组)

ISBN 978-7-5007-9389-2

I. 倒… II. ①迈…②王…③李… III. 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I56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59236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：01-2007-4078 号

DAO MEI MA TONG

(活宝三人组)

 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李学谦

执行出版人: 赵恒峰

策 划: 缪 惟 董 慧 著 者: 迈克尔·劳伦斯
责任编辑: 缪 惟 董 慧 译 者: 王 峥 李一飞
插 图: 百年制作 美术编辑: 缪 惟
责任校对: 永通校对公司 责任印务: 杨顺利

社 址: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总 编 室: 010-64035735 传 真: 010-64012262

发 行 部: 010-84037667 010-64032266-8269

h t t p: //www. ccppg. com. cn

E-mail: zbs@ccpg. com. cn

印刷: 北京欣园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 印张: 5.75

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80 千字 印数: 9420 册

ISBN 978-7-5007-9389-2 定价: 12.8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。

故事的由来

据迈克尔·劳伦斯自己讲，除了写作、画画儿和恶作剧以外，他上学的时候没什么特长。但迈克尔经常因为这三个长项挨批评，因为他总在写作和美术以外的课上写东西、画画儿，在所有课上戏弄老师和同学。毕业以后，他在伦敦做过几年平面设计师和摄影师，后来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写书。可悲的是，他还是改不了喜欢捉弄人的毛病。

读者经常问迈克尔，他故事中的人物是不是以真人为原型的？他总说：“多了去啦！”在《倒霉马桶》里，真实人物所占的比例比他以前写的所有书都多，包括迈克尔以前的老师和同学，他的朋友和敌人，还有几个说过这一系列故事好话的人。就连宠物猫史泰龙都是根据一只真实的小疯猫写的。

主要形象

我是约瑟夫·麦格，但熟悉我的人都叫我“约蹦蹦”，因为我天生好动，喜欢蹦蹦跳跳。聪明活泼、英俊帅气这类形容词用在酷酷的我身上最合适不过了（嘻嘻，是不是不太谦虚呀）。我是“活宝三人组”的一员。



米安安，“活宝三人组”中唯一的女生，但说实话，我和皮皮从来没把她当女孩儿看。从放弃做淑女的那天起，她就变成了“铁娘子”，我和皮皮动不动就被她“教训”。

贾皮皮，“活宝三人组”的最后一位成员。我忘记了他是怎么混进组织的，也许因为他跟我们一起长大吧！贾皮皮贪吃、爱玩、不讲卫生、没头脑还没心没肺，真是缺点一箩筐。我想他唯一的优点应该是还算听我和安安的话吧。





金面瘫，老金的外号。老金是数学老师，还是我们的班主任。他性格古板，表情严肃，对我们十分严厉，所以大家都不喜欢他。



金米罗，金面瘫的儿子，我们的同学。米罗常常闷闷不乐，我想有那么一个老爸，换了谁都乐不起来吧！



曼恩先生，一个衣着邋遢但很爱读书的流浪汉。



朱莉亚，我们的同学，一个满脸雀斑的可爱女孩儿。她总爱跟着安安，可安安却不怎么待见她。

献给佐尔达

你在威尔士的一个海滨小镇里

和我分享了史泰龙猫的原型

帮我打了几千页注定发表不了的文字

并且毫无怨言



第一章

你有过这种感觉吗？感到自己的生活就像被冲进马桶一样？我有过，而且不仅仅是一种感觉。那个星期天早上，我一起床就觉得什么地方不太对头。要是能提前知道接下来的事情有多糟糕，哪怕只有一点点概念，我肯定早就从窗户跳出去，直接撞在我妈最喜欢的玫瑰花丛里，一了百了算了。

不过，讲冲马桶的事情以前，我最好告诉你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。这得从上个礼拜五讲起，那天早晨，我起床以后也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太对头。这次是我的鼻子。我从床上爬起来，步履沉重地走进卫生间，心里忐忑不安。洗手盆上的镜子告诉了我最不想知道的事情——我鼻子上起了个大包。“太可怕了！”想到当天得有多少关于我鼻子的笑话，我不由得哀叹一声。



刚走出卫生间……我就被什么东西绊住了……直接鼻子朝下砸在了楼梯间的一棵大盆栽植物上。

这一天开始得实在不怎么样。

我把脸从叶子里拔出来，回头看到底是什么把我绊倒了。原来罪魁祸首是我家的猫，史泰龙。它正躺在卫生间门口，就像一个胖门槛。它肯定是看我进来了，就赶快埋伏在门口，等我出来。史泰龙从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整我的机会。这只死猫，对我和我爸向来是这样，但它从来不绊我妈。史泰龙对我妈总是笑脸相迎，实际上它对任何女士都是巴结的态度。老妈说史泰龙有女人缘，老爸说这猫就是贪恋女色。

“你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你……你这蠢货！”

史泰龙回头懒懒地看了我一眼，绿眼睛里充满了蔑视，好像在说：“怎么样？你想找茬吗，伙计？”

最倒霉的是这盆植物，昨天才摆在那儿，刚过一天，一半叶子和土就都洒到地毯上了。老妈看见非发疯不可！我跪在地上，把我最信任的数学作业本卷成簸箕，一点点把土壤回盆里。这时，老爸溜溜达达从楼梯上走下来问：“怎么啦？”

我把嚼过的口香糖从嘴里拿出来，开始粘叶子。



“我被猫绊了一下，栽到花盆里了。”

“你妈会把你钉到十字架上！”

“除非有人告密。”

“用嚼过的口香糖来粘，干得漂亮！”老爸毫不谦虚地接着说，“换了我也会这么干。”说完他下楼了。

“蹦蹦，你起了吗？”老妈的声音从楼下传来。

“我这就下来！”我急着说。

“你要迟到了！”老妈呵斥着，从楼梯走上来。

“早上好！”我笑脸相迎，走下去。

我们越走越近。不出所料，老妈站住了，盯着我看。

“你的鼻子怎么了？看上去有点儿像土……”

“土星？”我愤愤不平地说，“太感谢了！我知道起了个大包，但是也没肿到像行星那么大吧！”

我根本没想到鼻子上的脓包居然是我那天最亮的闪光点，确切地说是一周中最亮的闪光点。到下礼拜这个时候，我已经在地狱和人间来回转悠了。

而且转了两圈。



第二章

早饭后，我及时穿戴整齐，像往常一样赶在刚要迟到而又没迟到的时候，和老妈告别。然后，我抹掉老妈留在我额头上的唇印，溜达到路边。

“小心车！”老妈站在台阶上喊，“在咱们国家，每三分钟就有人被撞倒一次。”

“那这个倒霉蛋肯定已经被撞烦啦！”我说着，穿过马路去和皮皮、安安会合。

皮皮和安安是我最铁的朋友。我们仨还没出娘胎就认识了。皮皮和安安没有任何亲属关系（皮皮和安安同属单亲家庭），但是他们最近住在同一幢房子里，同住的还有皮皮他爸和安安她妈。

我还没走到门口，皮皮和安安就从里面出来了。当然，皮皮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你的鼻子长得真不赖，



是你自己设计的吗？”

我没理他。这是大多数情况下，对待皮皮的最好方法。但是安安也用同样的眼神看着我。你绝对不能忽视米安安，除非你不想活了。

“好吧！”我说，“把这些从你们的系统里删除吧！”

“把什么从我们的系统里删除？”

“那些关于我鼻子的愚蠢想法呗。”

安安一副很受伤的样子，“这话太伤人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我说，“哦，非常抱歉。”

“你应该道歉。我才不会因为夜里你鼻子上长出一个天大的西红柿，就那么没人性地取笑你。”

“太感谢你了，安安。”我咬着后槽牙说。

我们往学校走去。

“嘿！等会儿我呀！”

我们不约而同地“哎哟”了一声。艾若智又来了！

“哪天也甩不掉他！”安安小声抱怨。

自从艾若智搬到我家隔壁以后，我们就想方设法在上学时躲开他，但是从没成功过。他好像总埋伏在他家的垃圾箱后面，等我们一出现就蹿出来。

“当心，蠢材！”皮皮说。



艾若智照着皮皮的小腿就是一脚，然后马上闪开，以防遭到反击。然后，他跑到我身边，跟着我们一起往前走。自从搬过来以后，艾若智待我就像失散已久、刚刚重逢的至亲似的——我可从没鼓励过他这样做。当皮皮、安安和我聊天的时候，艾若智像小耗子似的自顾自地说个不停，天知道他在说什么。走了一半的路，他突然看见街对面有一队他的“猿人”朋友，就迫不及待地冲过去，加入到大部队里。

到了校门口，大家相互推搡着挤进去。学校大门本来只有四个学生那么宽，但是每天早晚两次，至少有十几个学生想同时进出。我们在没受大伤的情况下挤进学校，踩着铃声参加早点名。

咆哮巷学校周五上午的课还不错，但是下午的课简直就是催眠音乐会。这是因为本周最后两节课是宗老师的宗教课和金老师的数学课。以前，周五下午的头一节是历史课。但是学校后来把所有的宗教课都集中排在周五下午，省得宗老师老往学校跑。老宗可不是个壮男，常被学生气得直哆嗦。这不，他请了一个礼拜假，在家养病，所以别的老师得来代课。谁来代呢？金面瘫（这是他的外号）。



金面瘫已经混到了人见人烦的地步。他不仅是我们的数学老师，还是我们的班主任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看见他的时间，比看见地球上任何其他生物的时间都多。连他的儿子米罗也不喜欢他。米罗就在我们班。他老子在课堂上扮演严师的时候，米罗是表现最“好”的学生。今天，既然最后几节课都是老金的，他就决定改一下顺序，先上数学，再上宗教。假如他以为这样一改，我们就能在高潮中结束一周的学习，那他就大错特错了。

等到上宗教课的时候，金老师指着随身带来的一个棕色箱子，对三个同学说：

“斯金纳、沃普邵特、阿兹，打开箱子，把里面的东西分一分，每个桌子上摆一本。”

我们都伸长脖子去看箱子里到底是什么。看见以后，大家的脑袋就抬不起来了。又是书！黑皮的旧书！斯金纳、沃普邵特和阿兹把书抓起来，在课桌间溜达来溜达去，随手把书扔在桌上。

“别扔！”金面瘫吼道，“这不是垃圾！”

大家一看书名，就抱怨起来。

“对，同学们，”金面瘫说，“这是《圣经》，国王詹姆士一世钦定版的《圣经》。”



“国王不会惦记这些书吗，老师？”我问，盼望着国王能赶快把它们抢回去。

“你们以前读的《圣经》，”金面瘫没理我，接着说，“是现在批量生产、迎合大众的版本。那里的语言单调乏味，平淡无奇。而这里面的语言，正相反……”说着，他摩挲起讲台上那本《圣经》的封面。“你们将要体验到当今大部分孩子都无缘得到的享受。你们将要聆听到《圣经》真正的声音，诵读《圣经》真正的语言。”

我把椅子往下一翘，转过脸，跟身后的米罗说：“你爸今天是怎么了？怎么想起这本破书来了？”

“他早就盼着有个机会炫耀一下。这些书原来在我姨妈的宗教书店里，自从那儿被改造成中餐外卖店以后，这些书就被放在我家储藏室的床底下了。”

“你们俩，别说话！”老金吼道，我赶快把脸转回来。“这本《圣经》的语言太丰富了，”他降低声调说，“所以我根本没选要读哪一章。”

“我没有选定某个章节，是因为我知道，随便翻开书，随意指个地方——随便你指哪儿——都能找到振奋人心的、诗歌般的、还有……”

“还有极其无聊的。”阮不软帮着找词儿。



“阮不软，课后留校！”金面瘫回了他一句。

“下面，我来展示一下。”金面瘫把他桌子上的《圣经》摊开，“随便找一段……就这段吧。各位，请翻到第425页。”

一阵翻书的沙沙声。

“翻书时要小心！这些纸很薄。”

翻书声更响了，越来越响。如果走运的话，这节课结束的时候，我们还真能翻到那一页。

“你们都找到了吗？”等了十分钟之后，金面瘫疲惫地说。

“老师，哪页？”有人问。

“425页。”

“真是425页吗？”皮皮接着问，他就坐在我旁边。

“对！”金面瘫再也忍不住了，“你们今天到底是怎么了？”

“既然您问到了，我想我要感冒了。”又有人嚷嚷。

“我也是，”马上有人附和，“我一直在流鼻涕。”

“你们俩干脆来比比，看看谁的鼻涕流得长？”另一个捣蛋鬼插了进来。

“快看！约蹦蹦的鼻尖上，挂着一个粘满果酱的大



面包圈！”阮不软说。

“够啦！”金老师吼道，“现在既然你们都翻到这页了，我想让你们挨个儿站起来，每人读一段。”

全班范围的大抱怨爆发了：“饶了我们吧，别大声朗读啦！”

“对，就是要让你们大声朗读！从第一排开始，你，朱莉亚，从你开始。”

“我？”长着橘红色头发和橘红色雀斑的朱莉亚倒吸了一口冷气，“您先让别人读吧，老师。”

“别人会接着读，谁也跑不了！”老金斩钉截铁地说，“第一段。站起来，读吧。”

朱莉亚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刚准备读，突然有手机在响。

老金挺起胸脯，眼睛眯得像针眼儿似的。

“谁的手机？”

六个男生齐刷刷站起来，不是自首，而是同时指着皮皮。皮皮正在口袋里摸来摸去，想把手机关掉。把手机带到学校会受到好多惩罚，所以现在几乎没人敢这么做。但是皮皮太喜欢他的手机了，虽然没接过多少电话，可还是照带不误。